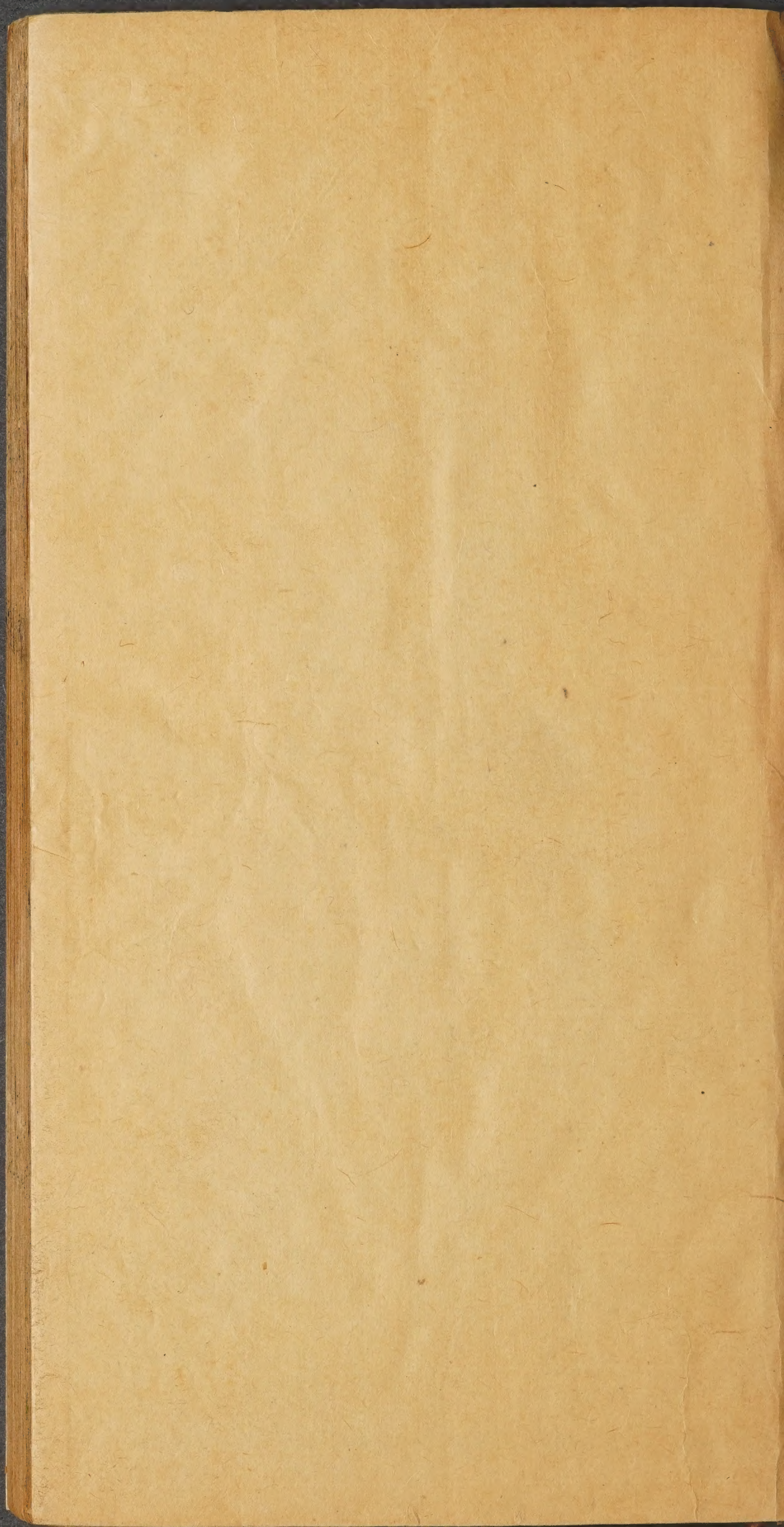


氷雪携序

夫乘植𠂀窮崑崙。極濱渤。百川沸騰。則郵𨶹以駭。及駕青翰之舟。遡曲沼。浮清池。乃頤盻忘疲矣。杖策𠂀登劍閣。望

天姥○嶢巖突兀○則慄焉恐墜○及拜米顛之后○撫張松○臨幽澗○又竟日不歸矣○文章亦焚○讀天官律曆河渠弃刑錢權之書○如對嚴賓○終日肅衣冠○

欠申忍臥也。及短篇寄志。儷體興懷。如接解頤於匡鼎。聆滑稽於東方。不自知其席之前矣。故解嘲賓戲。託意舒情。毛穎梓人。寓言十九。風騷之

○旨大抵多比興而少直刺也○然則艱深佶屈繁辭不剪○取譏大雅奚貴哉○吴門之有永州兄弟時人號為三珠樹○以文章雄珠盤桃蓟者二十年

矣中有所憤鬱不得志悼性

霤之飄忽悲羲御之長驅于

是集近朝明文取其雋永妍

麗者名爲氷雪携以行世予

淂而卒業焉誠足遺放悲騷

發攄惆悵不第如少陵渡蜀之篇王粲登樓之作已也夫淮南之書字挾風霜王充之論秘爲譚助衛子此選應亦子雲中郎之所寶矣時方酷

裂炙手罝炎蚩尤之霧四塞
元規之塵污人而永叔獨皎
皎瓊林人同洗馬乎〻雪案
惟擁蠹魚所謂伯鸞清高不
因人契者也昝楊玉環嘗杞

熱燥○明皇使令含玉嚥津以解肺埶○攜此臥游伏日○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矣○予獨慨永林與維斗夫子○胥渭陽之誼○何無忌酷似其舅○不變

初服賴有此人。癸未之春。予尚得入扶風帳中。抵掌王霸。甄別清淥。今斯文既喪。人琴俱亡。嗚呼痛哉。弇州子聖野過弘農舊廬。憶容輝於彷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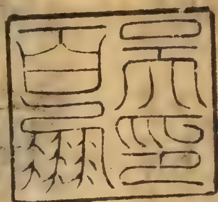
聽○山○陽○亦○涕○零○惟○有○哀○慟○於○
西○州○門○下○委○頓○不○能○起○負○土○
侯○芭○窮○脊○愧○矣○從此焚弃筆
研○以、泥水自杜塞○携永泮氷
雪之編○挾藥子址泉之賦○據

梧以吟披髮命走長林豊州
樵牧為儔壯風其涼雨雪其
雩予豈甘為入廟之犧哉

西陵盟弟吳百朋錦雯氏

題于虎丘山房

梔鳩周儀書





攈牧
括以吟

序

琅園霞外。亦貯青要玄定之文。鷲嶺流西。猶傳貝母鴿王之箋。莫不扇霱風於金沟。秉絕炤于玉耶。釋滯

玄絃之彈。新暉染練之後。於是懸爲蕊佩。潔比璠華。雖行伊鬱之區。致有清涼之用。矧乃肉人之憑暢。詎無塵界之啓灑者乎。諸若

索丘連類。名垂于八九。部錄括囊。目標于四七。固已畫在古疆。判爲恆睹。或淵寘而靡究。或瀆洋而寡隅。秖滋蔓於紛綸。疇披根於

翦作○將求新杼之翫○端屬
近英之裁○懶僊子夙號書
淫○衆推服筩○詞同錦肆○心
昊王林○茂先三十乘○薈朱
墨以鑑奇○逸少九萬箋○疊

銀鉤而詮玅。爾乃戀北戶之昏。荒拾香研。北嘉中林之邃遯。狻藻書中。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而丘陵生韻。處幽善廢。閟存悒悒之

懷。含文守玄。姑弄詹詹之
奏。遂旁綜乎散錦。先小貫
其明珠。瑤思澹蕩。疑白月
之半窗。綃淚瑩鮮。宛玄霜
之一掬。嘉名用錫。避俗斯

宜○當夫滔滔孟夏○莽莽凝
暄○眇修路之希通○浩曾塗
而永歎○懷情孔默○棲志嵒
娛○不啻三冬代序○撫爾冰
膺○幾令九夏生凉○濯其褻

魄○聽無喧乎齊女○揮可輟
于黍民○迨乎蜻蛚上堂○蟋
蟀居壁○初弛乘棧之役○弗
替采蕭之憂○於焉傲我梅
魂○狎茲蘭素○天寒袖薄○弔

遲暮之美人。地老雲屯。泣窮途之狂客。聊復資其短曲。餞彼淪陰。賡幾少豁煩宛。彌深冷汰矣。嘵乎。覩潛有命。鵬運何時。感桃李之

慳年。尉笏案之羨節。前圖未改。昭質寧虧。且也蛾蛾之斧莫施。厚厚之斗難執。少賤既奢其鄙事。老大胡庸乎壯心。惟此卷之自攜。

待其人而持贈。所謂結言如貫。永矢弗過也。倘曰蜘蛛之務不逮。蠶綸虎豹之。邠終均雉祿。安得妨夫暇豫。狗此叢殘者乎。請陳答

戲之篇。願續解嘲之説。

崇禎昭陽協洽二之日友

弟金俊明書於春艸閒

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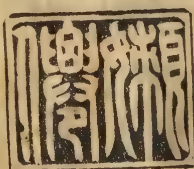
冰雪携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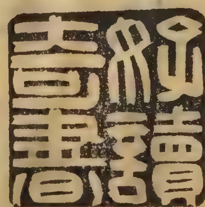
余性不因契。殆與寒近。寒氣少凝。為冰與雪。中。潔。外。瑩。骨。侶。兮。士。君。子。之。行。山谷云。有大節者。必不俗人也。人而不俗者。得乎冰雪之氣者也。苟文而得乎冰

雪之氣。亦豈俗文也哉。余出携是卷也。聊以。避俗。而已。客見之。輒贊請曰。是火宅中一貼清涼散也。答王仕居太白山。交參取溪文。責逮茗供賓客。紙牕竹屋。中。何可。少此卷。置几上。相與去

對呂徽党家粗人。鐵脚衛人赤脚走雪中。嚼梅花滿口。和雪嚥出。不若携此卷。朗吟數葉。便有寒香沁人肺腑。冷飛白詞。終未覓侶。因題曰冰雪携。出以共侶外人賞之。

蘭心衜人湯書于寶翰樓





古文氷雪擕名家小品

序

古文小品氷雪攜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園史序

陳繼儒

余嘗謂園有四難曰佳山水難老樹難位置難安名難復有三易曰豪易奪久易荒主人不文易俗今江南多名園余每過輙寓目焉已復再游或花明草暗而園主無暇至即至掉臂如郵傳歸矣或狹小前人制度而新之園不及新而其人骨且腐矣或轉眼而售他姓非大榜

署門則堅鐍扃戶矣或砍木作臼仆石爲礎摧棟敗垣如水旱逃亡屋矣卽使榱桷維新松菊如故而擁是園者爲酒肉傖父一草一木一字一句使見者噦而欲嘔掩鼻蒙面而不能須臾留也夫有之以爲恨詎若亡之以爲快乎吾友費無學天下才子也其先文憲公有覓采園太僕公有甲秀園巳君復自闢日涉園君出入三園中饒有湖山竹木之勝而又性不耐苛碎體不工獻酬擺簪裾遯名譽先別妻子次辭親友

嘗為文以見志其中畜建康朱琴黃魯直風字硯湘纍荷尊碧玉斗各一而三教之書聚焉居恒著述甚富前無古人閒以其暇為前人韻事歌咏品題漫興而續書之遂成一家園史大抵言志類蕭大圜誡子類徐勉逍遙磅礴文采雋逸能寫其意中之味與方外之樂即陸天隨之幽居羅景綸之寉林皆未始有也吾昔與王元美游弇州園公執酒四顧詠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為鄙夫有余戲問曰輞川何在蓋園不

難難于園主人主人不難難于此園中有四部稿耳公樂甚浮余大白今吾于園史亦云雖然以無學之才品當置之本天一席地而乃使如椽之筆退而修園史以寄傲亦足悲已知我者稀無學且秘之苟非文士寧許窺園不得許輕窺園史

懶仙云大地一蘧廬也古今來本無常主吾願芒鞋竹杖到處逍遙隨緣自足門前尺地拳山勺水安得私爲常有哉玩此不覺灑然

名園咏序

王思任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訛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撾水邀山相之以動潛莊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巳有而狂士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葢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園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血爲闤市

爲棘卧、爲斜陽荒草狐嗥虵嘯之區、烏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壒中之園濁。其獨擅者在花。磽确中之園粗。其借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舊者在竹。與水。而禽石珍瑤。脛飛氊褭。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尧下。采人稱游冶。家畫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

兼南北産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鬭寶潼關。人

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目神倦訖。

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内于

古之盛矣。吾友劉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

下無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與雲。老鼎泣魅。

宿帖奇書。病琴瘦隺。種種韵絶。典則一棹挂壺。

無人徑往。辟疆濠濮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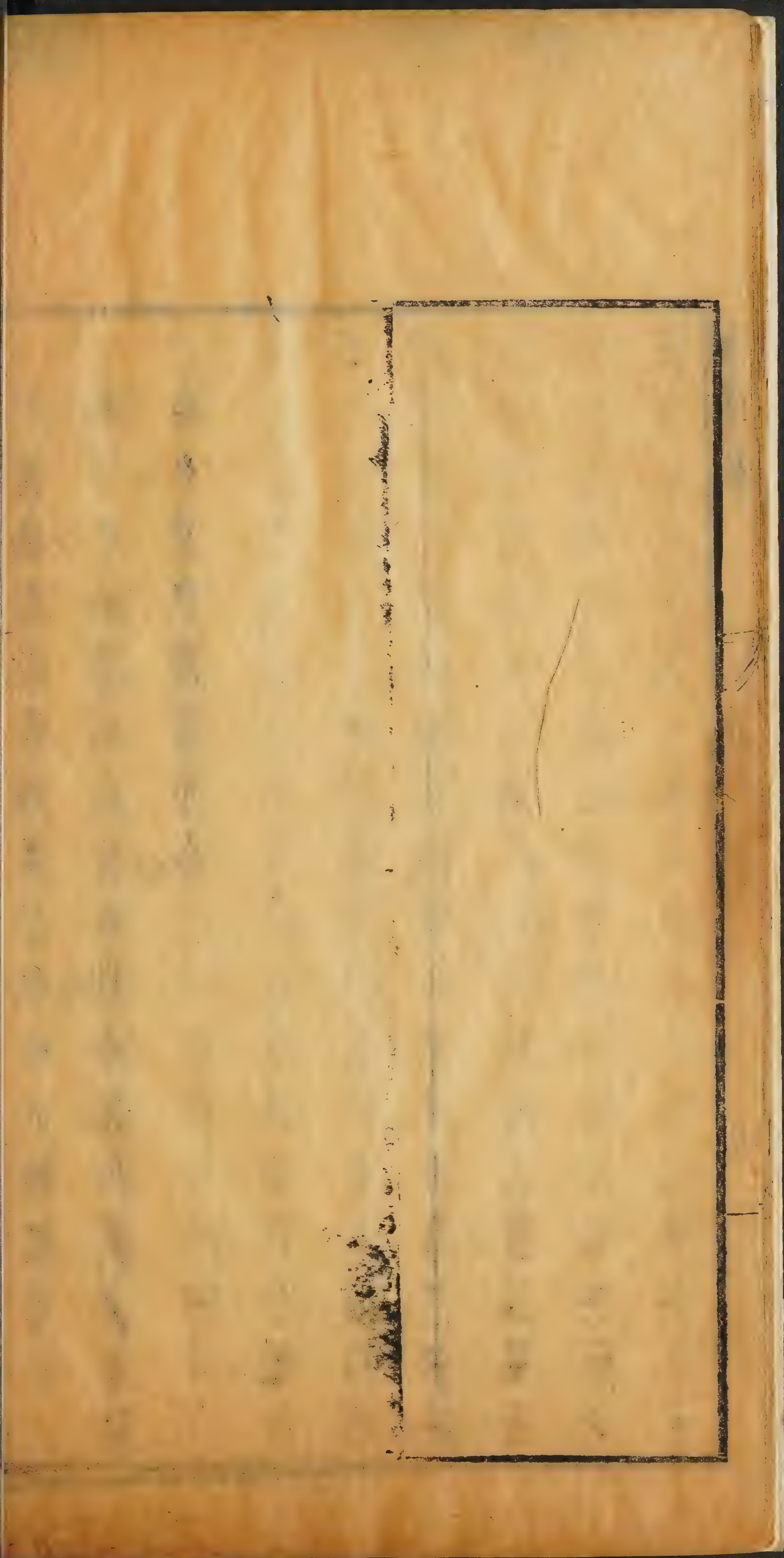
有奬無識。逢慨助慷。每于名勝會心處。輒爲之

償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肋留味。或擊節于腰

簮之衡或賞神于黃牡之外于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毋亦息壤之大盜也與哉予力不能園而園之意巳備上自雲烟下及圊溷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潑墨耳五檻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于瓦埴中也以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懶仙云洛陽名園之盛衰爲天下治亂之所係士大夫當承平時怡情山水適意花木一

旦滄桑忽變。不柰生悲。欲長爲抱甕灌畦之
叟。得乎。余遊越頗覽名勝。今不知其風景何
如也。能無憑而弔之。



寒松館游覧詩序　　顧起元

余生平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蕭條散誕頗自謂有寝處丘澤間儀而恆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乏玄度濟勝之具間有登頓往往望崖而返一也性懶䟽臥居恆手一編自哦短簷下積然而廢累糧蠟屐撰策載酒之紛紛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爲風雨所妒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與乘盡矣鮮能從臾爲之更駕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

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七載而牛首棲霞往日攀陟之跡猶在夢寐閒也余之於山水情寄雖深而緣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於時飛雨乍歇凉飔徐動綠蕉翳天青桐礙日几席衣袂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篋簏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命童子錄爲一篇以代揮麈閒取而諷之俯仰之間既已爲陳迹可爲太息矣至當其

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心目開則又爲之莞爾而獨笑以爲足之所踐未有以過之夫余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岳有五游其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即又不能開戶學古先生作少文鼓琴發聲令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浩浩雪泥之爪指自咤以爲能臥游山靈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客見誚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

何如哉。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高樓飛觀以望遙山之寸碧。且綴拾剩水殘石以供几席間之游眺。而山居之緇流羽客。乃走城市如騖。花花亡休時。浸假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瞑雲漱石。吾知其必自視以為岑寂寥戾寨崇。彈冠而思去之矣。爭趣其所不足。而薄厭其所有餘。是恆物之大情也。心有天游。則朝市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既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懶仙云。與酣落筆。詩成笑傲。深得山水之趣。

蜀中名勝記序

鍾 惺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

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道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

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以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事不作兩事好之

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闔其中一往深心眞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頡珮云寫出山水文章互相映發如宗少文臥遊圖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懶仙云吳萊嘗謂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縱能文亦兒女子語能始胸羅山水之勝得伯敬薈撮筆端文章能事盡矣

臥遊編序

陳繼儒

僉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劒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寔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節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

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于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于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

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莊而好奇者不能
遊諸遊具矣而紆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非時
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
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
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
任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
所恃以久存而何况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
古今游客姓氏于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
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

詩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北之王玄仲輿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繼書○詎爲勞遞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懶僊云、李鄴侯子應襲爵○謝不敢當○但乞告身一道○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札○余謂此勅須前生從玉皇

案前乞得若一爲上天所吝則塵勞怵祿旣

不克涉水登山亦難消受臥遊清福



游喚序　　　　　陳繼儒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鴈宕諸山。時儒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遊者非文人才子。

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輙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見見山追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輙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遊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懶仙云羊太傅造峴山嘗嘆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登臨者○湮沒不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遊此○政自不肯生前作夢夢人也○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孟長兹游有四快而天時之宜風日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游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衣衲侶游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于烟迷徑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救援此猶足以徵人心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游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穀皆未嘗

況石公龍渚之棹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耳其他游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即弇州之文亦似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縹緲莫釐爭高競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游者遂可無言絕響不必先結一記遊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恆與幽人畸士相親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潛而流遠今間詢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柳州遺蹟按圖索之殊不相當獨以

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于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況洞庭靈奇夙標震旦惟護之以風濤怖之以險阻即具遯情遠性者亦未能時時酬對一朝爲耦相得益彰山靈愷豫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擯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烟繞門前寸步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游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茲游記固深快之而亦深妬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游而茲已游他日雖游而已不必記

游。也。

懶仙云日尋山水之勝。而不得山水之趣。是

遊方之內而未游方之外者也。湛持先生胸

中自有丘壑。會心處政不在遠。

彭蠡游笈序　　管正傳

昔人有云君病中莫得移心法否予謂此法殆通于詩推衿送抱玄對山水見山思靜見水思動性情所之因復相還山水之變乃復默移于吾心而不覺也此其味非他人所得而知其不知之則游也爲浪士矣雖復倣體製辭比物搆句辟之聾者效人爲歌聲雖美無以自樂予同人張幼青固深于詩者自錢江泝衢濡陟子陵之臺乃入于彭蠡歷南浦涉文江而過予于琴

水之間出所爲詩示予若干篇題曰彭蠡游箋彭蠡志游也獨稱彭蠡者列星分野山川表之山川惟大者得稱主也㓜青胸中模山范水其詩得以有彭蠡非因彭蠡而有詩也是故游不必一彭蠡也而彭蠡遇焉卽其詩不必一彭蠡也而彭蠡無弗遇焉則總辭焉而曰此彭蠡之詩可也故夫渾渾泡泡天波續連漱吸萬古牢籠百態擘暘侯使分流役封姨使交馳彭蠡有之㓜青之詩有之也玄龜負石滃然百丈上有

印文皆古篆字青泥未損封識依然金版玉簡之遺也薏苡之子所刻鏤也彭蠡有之㓜青之詩有之嶷嶷二孤落落五老常積雲霞雕錦縟于萬仞之上曜靈散綵赫赫似絳天彭蠡有之㓜青之詩有之也康郎之下激沸馳騰氣若奔馬放悲忠魂音乖常在炎光燒其骨魚鱉食其肉寧遂不能爲聲哉彭蠡有之㓜青之詩具有之㓜青有胷中之彭蠡而彭蠡有自肰之詩頡濱所稱一部奇書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

處非善游若幼青曷遇諸夫山川能移人情而善游者乃復移山水之情以歸于詩得此意也以讀幼青之詩衢浦嚴灘文江南浦皆得以一彭蠡收之則總辭焉而曰此彭蠡之詩豈不可也雖然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如彭蠡者未可以策數善游如幼青遵此以往并吞囊括于胸中吾竊思山川不復能保有其壯麗奇怪而强半爲幼青移以歸也茲游也幼青其不免爲山川所忌尤哉

曇隱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元心胸吞筆攬○詭

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鈞韶鳴○

壯麗奇怪○意溢情滿○殆自道其所得耶○

荷蓧言序　　高攀龍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桂對峙屹如兩山枝下虬拂地樹中各可布席坐數十客葉窖護之如幄花發時聳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間有此奇薈世無其儷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蓧言示不佞旨哉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雋也第無技即有高韻○一

丘一壑○不佞嘗以自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不佞○當用于世○未可以丘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當天下事○未忍以丘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如此○而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迫後○坐雙桂間○香一爐○茗一杯○酒一樽○書一卷○出門而雲烟帆鳥變態于七十二峯○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吉于是者○宜其有荷蓧之心哉○

懶仙云、大豪傑作出世語○寄慨良深○

山房斧藻序　　湯賓尹

詹君問石有所善余無且隱人也而長於聲詩所居訥穀山房晉送往復多四方風雅之士問石官饒州日夕不忘歸曰吾有石耳山可隱里人余無且輩可友也予道饒數勸諫之子慶世畧何恐蚤自匿爲序其將隱述一書極道此意尋予渡彭蠡上匡廬山幽奇越絕之致身世無抵行臥數日爲風泉雲壑所戀不忍捨去亟以一函報問石曰風物美好子不忘歸隱者是也

石耳山與詒穀山房何樣盧山可老行與子講
三分之業矣人生席佳山水枕股書籍時得一
二韻人來文夜酒狎領江山與天地間極樂快
事前爲問石諫者豪傑之士直欲其發憤所爲
未許以彼易此也然予性拙絕所逢名勝獨能
以兩脚跟強博旦夕之玩輒自詭曰吾園吾池
吾亭吾榭若復選勝理椽卜期命爵懶拙未能
爾而詒穀主人以其不試之藝部勒亭臺徵逐
花鳥聚賞之以友朋永傳之以詩歌於此中直

有深造○敢弁詹君聊一請業入山○亦須作○步○料○

理○當不如遊者之草草也

懶仙云●廟堂苦○隱山林○山林苦○則復隱之廟

堂○故東方生避世金馬門○盧藏用亦爲隨駕

隱士○出處政不必作兩截觀也○

天符笈序

陳士奇

原夫藻玉敷瓊○橐籥均中原之菽○推陳出焰○鑽鑿遠天上之榆○是以文極頂以扶跡○則攀窮人境○筆斬生爲枚肆○斯剪奪化工○然而不托產材區○沃液窮夫化枳○不蚤剖雲蒂○輪囷湓其瘿槐○即接柯承對○猶言削楮○雖比紅儷白○竟驂偷蟠○求其領未領之英○藝生無生之胎果○賾天分而不恃○縱横蔌彼三冬○遺羣蒨以遐搴○猗離高其百尺○則直指人翁馮公其人也、公足篆成文○胸

珠有悟李百藥之徵籍稱人詫神童賈嘉隱之
對配松咸稱宿慧兼以據梧志篤編柳功深衍
見蕃聞瞻以六龍廻標之霞嶂根辭核義潤以
五犀鎭堰之漁瀾爰是潭化馬龍負圖胸次龕
封鐘磬戛韻喉間隨意摛成咸摻棻以扶質恁
機綴就儘垂條而結繁賦以貌物一縱一橫組
分旖旎也詩以言志或長或短綺合芊眠也歡
弧桑而悵縶藿情種異緒滴滴乎晨露之引新
桐也弁懸草而鉢曇華思芽各致韡韡乎春翹

之發寒木也正言而博浪之誤椎與桑秫八百者返忠魂於聚窟誹言而漁陽之狂撾與苧蘿吳越者獨俠忿於帝休斯則才程伎以課無幾萌希蘗意匠棄而責有側挺旁生考作賦之十年紀炳靈夫四子長卿蔚若君平嚼如太玄含章子淵秀發試使絜洪蔽亂比聳矗雲彼相蹈墨蹊猶東門之肺肺此徑截詞流則西來之一葦況夫著書起於窮愁奇文老於歷落不滌罷不奏上林不卜簾不知支石候門頌作乃訪碧

雜執戟嘲來空生紫鳳而公飄纓若歲珥筆楓
宸有凱穆之唈喈無風塵以撼頓以彼中山之
文木理蹙紋橫視此員崙之罫蘇饑療勞釋其
不可並株而談聖散同莖而稱泥露也明矣若
夫心之與言如木叩音文之與政猶枝亞影刪
心中之鈎棘故夐爾撰綴廉傷而愛必捐鏟政
上之蔓藤故爽然節披勢餘而辭已盡公側陛
彈蕉屈軼含風霜之凜按部鋤莠平路傳山嶽
之搖玉跋金爐但分一把茭亥芑巳轉蔭三晴

則又略拂恩維巳茂萬秊之樹平批仁壽能闢頊刻之花者乎方今獖牙未童鴋音再逞既難柔其食葚自當絕以破桐幸轡沃乎皇華共思刈芫想輪扶夫大雅載詠釆薇乃下樛而及蔦蘿復中虛以惠模楷准諸郡乘顏日天符豈第篆鳥書蟲造文留雝穗之跡行將驅驪兕虎辟惡徵桃茢之祥下走荔譜味親榕陰緣偶幸鈍樗之塗立取辱成風飄隕籜其園遐終虞掃迹對薝葡而讚佛未薰聞見之香起蘋末以籟天

自激刁調之響焉爾

人翁云合江榕山上有天符葉紋如篆劉眞

人僊跡馬龍鐘磬皆合江故事

懶僊云落筆成蝌蚪之篆擲地作金石之聲

文字藥序

葉秉敬

人有四百四病○一藥不能治一病○藥故多於病矣○然吾猶以爲藥少也○世有八萬四千煩惱○出於四百四病外○而無八萬四千藥奈何○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曰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藥又何多也○藥雖多○不能治煩惱病○煩惱無根○惟心所造○心所自造○還爲心病○心○病○須○心○自○醫○豈○是○外○藥○可○療○雖使收神農所嘗之草○善財徧觀之藥用以治心○終是隔靴抓癢○古德

有一偈云○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為醫○
衲僧更擬尋方藥○便把拳頭驀口搥○禪病爾耳○
心病亦然○然則將聽其病耶○枚乘作七發○謂太
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而去○太史公曰▶談言微
中○可以解紛○解紛猶可○解病何難○然則文字之
為藥也的矣○一部十三經○二十一史○道德五千
言○大藏五千四十八卷○何非文字○何非藥耶○爭
奈世人又蚤作文字會了也○村夫俗子○見此菸
○菸道是異方奇藥○嚇得通身汗下○不敢開口○反

不如尋常俗醫拈着一二味村藥顛倒爆却脾胃噫嘻孰知村藥之可治村病也又孰知村文字之可當村藥也予自入覲事竣回至涿鹿道中坐在車茵清閒無事徧觀大地是藥人不能採因憑軾而作文字藥意欲村夫之易了也毋寧失之不文或曰子以是藥治天下耶抑先以治汴中人耶余曰余先以治車中人

懶仙云蘇欒城嘗言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黃涪翁又言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

書耳○余不解文字○聊借架上書以藥吾腐○不
啻參苓丸也○若村俗諱疾忌醫○雖見好文字
亦必作嘔○

賦選序　　　　陳山毓

夫管絃繇而黃鍾闕響○下里屬而流徵鬱音○豈非易習者衆托○而難能者衆避乎○炎漢以還○篇什遍著○馳情古律○則姓字連章○蜚聲賦頌者○才可屈指而已○昔人稱賦者○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斯則攄寫情性○藻竭風標○孰踰於此○而能者不作○作者不工○絕代奇音○寂寥嗣響○故夫騰譽蓺林○嘔心篇章者○可寘斯與○余粵自鄰歲、載懷迄今、以爲已製未容卽工、古人應可商

攡手自歷撰靈均而降計若干首竊嘗泝其本源窮厥枝幹條流梗槩有可敷陳一日裁夫緋絳琜采而槩屬之色夷洗殊律而同協乎音旣由類統雖日異門古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夫詞非已作春秋列國大夫之賦也體由自製鄭莊晉蔿之賦也皆不歌而誦之義也披閱三百賦體未昌然遵路之謠兩肩之詠厥緒亦萌是賦者權輿於衰周而嬋連於風雅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賈傅傳云楚賢臣被讒作離騷

賦史遷亦云懷沙之賦是則屈子諸什皆賦也
而或者目連類比物爲賦○謳吟情事爲騷○粤自
何人殊蹈厥旨○夫騷者憂也○又擾動也○試繹其
義○是可以爲篇章之一目乎○斯葢由來之蔽也
又頌者賦之別目○特其類四言詩者○分路揚鑣○
不可一儔耳○九章有橘頌○子淵洞簫○孟堅曰頌○
安仁藉田○臧書曰頌○昭明曰賦○是其其出一原○
同歸一致者也○既達斯旨○則遺詞用心○畧無定
式○巧心妙手○彌可抒長○二曰軸○夫無心出岫○奇

形成色○泉竅怒號○宮商自韻○斯則象無常本○聲無定曲者也○若乃方員分形○竹木異類○是乃萬物各儔○難以相干○猶五言之不可為賦○序記之不可為箴銘耳○胡為後世辭人○疲精賦頌○輒乃前者造規○繼者蹈矩○互相規倣○無復新裁○不聞今日之風雲○即是昔日之貌○竹柏清響○下與蔓艸爭靡○剽竊固是卑凡○擬議亦是合轍○正須胸馳騁鶩○不受他人驅策○自我抱玉○無取效眉○此自漢至今○不可多得○將是有待○豈曰無才○三○日○

氣夫宄蚓哀吟蟪蛄長噪率由氣至而鳴或引之長也作者氣一不至正使玄黃粲爛亦何足賞竊以爲氣厚故不匱氣伸故不佳氣旺故不衰氣貫故無迹作者之氣正可引讀者之氣而使不歌自然行挾風雲字灑珠玉君乃氣一不至則使讀之者索然自盡聲不能高而氣不能揚夫離騷連篇豈曰蕪累九歌半牘非是促短篇或一韻固自昌達句或改韻亦復汪漾斯則氣由胸臆不關篇章者也他如相如獻弔駿足

馳阪勢自千里而倏然駐足怒氣有餘是亦徵
逵斯妙者矣四曰情夫樂者揮危弦而衸未嚬
眉哀者撫宮音而自然淚灑故孟嘗之於邑欷
卿之低回談者以爲音之感葢未矣古人云未
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作者要使文生於情自
然使讀之者情生於文詠離騷而涕漣身非游
澤畔也誦天問而心激目非親圖畫也情感之
也若夫身無疾痛强效呻吟此如當烈風而談
絺綌御朱明而咏含霜耳雖可傾身故不適後

世辭人率皆類此竊以爲胸無欝結不必抒詞中有徘徊纔御楮墨自然吐言逼真中情妙達五曰神夫[illegible]均抽辭江濵岑寂予虛援毫意思蕭散皆是神思獨往不以俗物纒心故寓心萬代遊神八方感神以靜伸思由密致故夫營營胸次汲汲人間者且不能窺情風景鑚貌艸木而況乎語時事論懷抱哉若乃平子練思十年太沖濡毫一紀斯僅博取充棟漫錄圖記雖云富才秖是儲寳非神之謂也若夫孤𣽂麗山黃

嶲高舉龍門百尺溪谷曾波斯竝辭彩精拔跌宕不羣筆端有神斯焉其次若乃含筆腐毫應詔成賦遲速之判也子虛奔星入軒宛虹臨檻三都稽必地圖考必方紀虛實之分也或模山範水字取連形或清言逸句悠然天挺緜約之辨也或即目會境象臆抽心或蕪累相仍穢雜無序工拙之殊也是則目寓斯存累牘難盡者也若乃達斯五祕運以一心然後酌古人之曠眞剪前哲之榛蕪競短長于片言校宮商于全

牘○凝情屈宋○不數張左○下則枚馬○無取潘陸○巧
因思濬○奇由情○會討謨定命○雅致顧存○揚搉依
依○物色斯貴○靈均非乏瓌奇○長卿亦是員麗○竊
嘗有志○未見其人云爾○
嬾仙云、長卿之論賦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
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
內○不可得而傳○茲能提綱舉要○作賦金針○通
人共曉○

玉函序　　陳元素

今欲設客不豫儲名酒方物惟旨惟時惟皆臨辰始典鷫鸘提鴟夷適市此大危事縱不煩適市出其庋閣濁醪脫粟去毛折項之具客必不歡主人辭無以羞嗌言若哇又如商遠吳越以舟燕趙以馬所歷某水某山某夷某險某產某所良齊紈越布耶谿之鋌蚡胡之笴不一一諸而貿貿焉將奚適且奚市而返夫業舉者亦有豫儲矣古事是也亦有一一必豫備矣祖宗朝

垂制立法而後因之或益損變通若是已雖然博於古辯於今勢不得苟求於炎炎赫赫工經義之士何者工經義已幾焦守靈之液噴含明之烟而復蒐墳獵索稽文乞獻必夫人而蘇子瞻夫人而用修元美而後可不取資吾友衛翼明玉函之刻玉函者何業舉家所究詰三才七畧之材而因事徵物循物原始詰名疏義分部列族若遊太官庖無珍不蓄若披輿地志無僻不載微徒嫓世之津梁抑亦殖學之林藪也同

祉顧宣美氏與不佞從傍商訂小有裁割要以爲翼明佐饔而翼明不自有也一日先子再曰先子葢是書實出水部崇之先生手創云先生十八舉賢書三十八成進士研窮徑術二十餘年意在經世而竟不大顯乃以詒子若孫吾觀翼明自弱冠以來伊吾則父書丹黃則父書剞劂則父書師友送難則父書課子則父書手澤常新心光逾炳余與宣美每歎服前輩舉功力宜用神仙家積精絫炁之法轉入瑱存七元

白日羽翰丹臺姓名所以懿其可必或謂翼明何不祕帳中自擅良弓治世世而以公人間為夫冠籜巾荷稱坎離黃白誣罔詭怪不示人若東華南岳瑯簡蘂書固願得人而傳且恐傳而弗習寧有丕髓玉膏青精飯素麟脯僅僅望一家之腹者哉

懶仙云先生著作甚富尚秘名山余從孝寬索得數義如瑣漿麟脯得未曾有是篇尤余家寶也

廣韻藻敘　金俊明

夫伯牙善操○非遇鐘不能發其音○夜來誠工○舍神鍼無所施其巧○是以良匠必度於山木○妙手亦資乎夔材○剡高卑既陳○則耳目攸寓○或騰文在地○或吹籟自天○鸞噰鳳嘯○發異唱于奇姿○虎炳豹蔚○舒變文于雄采○螺然蛩戞猶有琴箏之聲○題彼翬飛且呈綺縠之絢○人文風制何獨異茲○故在蘭揺玉振之儔○恒有桂緗金鏘之作○裁緗湛翠○刻篆流丹○佳對與逸韻欣逢○雅事並彫

韋叶調固握珠而善富亦建葆以高譬諸瓛珽緷繞有其服者著其容鐘鼓瑟椌美其音者姘其飾彼夸靡鮮蘊固狥委而志渟若抱質遺文亦崇條而謝蕚自非整領芳言逍遥妙思曷克摩空秃膋擲地翔英者乎方子南明氏吾鄉之紉璐同社之圭表也門擬太丘架餘宛委詞高蘭雪志耿松霞文殘展暇彈蕉尋菊之篇鏤管搴新駭緣紛紅之字秘濇抽夫獨繭麗每軼於連烟蘚枕無慮鋷攬不偶慨陰氏韻府寬收

乎淺庸惜楊子韻藻未詳其輿異爰廣蒐鮁艫
諸峭蒨獨存腋白若列鬆形固藝海之瑤鏞亦
詞流之錦節矣嗟乎自湫學迷蓬枷堂汎芥以
空荒爲隱秀謂淹該其罕靄然而和偕絓驂陋
慚卉犬聲磨句束挈斵而屢空思涸原枯轑釜
而韜翰或者縉纙靡主沓沸徒勞雖絫百車有
同木屑何如討彼精騎接我要刪相依韋之所
從惟妙麗兮攸屬可使鍓鳴錦地璆動綃宮命
香草于山川秀風馥世薦華菁于楮墨惠采榮

書激響則淸雲爲畢沿波而浩翠莫際固以納慶身文覎靈詞步豈托屛隱之狐穴漫來客諸乎獺祭也哉

獺仙云有韻必有藻兩儀萬品莫不皆然孝章發宏論于短篇包藴深厚詞致之美又其餘事劉彥和雕龍不足方駕也

雷何思太史集序　鍾惺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盖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眞師生眞手眼）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鷙能維世其膽力堅

恐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軟媚能振世其氣宇闊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寫出一個快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踈踈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巳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住而隔之使不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懶仙云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作者之手腕精神從數行中寫得生動如是乃可序詩文勿輕着穢佛頭也

古大夫集序

繆昌期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餓溝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緩歎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沉擬曲換以托於幽憂瘁况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

千里外而顑頷公車惋憤時事舉目睫之低回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咏何異於北征咏懷補襪貸穀詎殊於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於咏嘆歗歌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澹白帝之嵯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沉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東峽哀猿叫狖相答而成響也

耶悲夫子美當羯胡播逆之秋蓬飄無主郎瀼西之閣東屯之堂亦惝恍寄焉耳大夫夔產也石峭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既儼然臨長五湖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婆娑山郡以其閒上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聞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

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緩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也大夫白題其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懶仙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文章友朋非二事也薄于友朋者必不深于文章兩者正于流離窮餓之際倍見情性此序流離感慨足以風矣

芙蓉庄詩序

陳繼儒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遊如獐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胑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討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幷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輩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

眉公方說得出

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鴈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肅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眞故爛熳而流便與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醉且醒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遊于時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

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支彩不少見乎古者淚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願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皷肰桃花石桃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團圞詩否

懶仙云時人著詩作羔鴈大都一仕籍而已

憶世廟時有金陵詩人于元日有懷分宜詩

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至臘月晦日未必懷及我輩。此語可爲詩社一笑。

邵幼青詩序　　錢謙益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憇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霡霂。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霤。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間颯拉有聲。屐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粱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舂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憇文殊院。

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蓮華峰以白烟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粧點物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鬭葉其于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

游薌村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襪杳然塵壒之外于斯地也穿烟嵐穴雲氣扶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吾之遇二邵于斯也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松花如纛得二詩人于薌村藥谷之間夫然後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

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剞劂爲能事也○海內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

懶仙云序詩而其人之性情○之形狀○之衣冠笑語○如而○如畫○天趣溢發○筆飛墨舞○

萬茂先詩序　　譚元春

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人稱其至性深淳篤實而有光深思好學不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爲一區而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贖且爲吾輩同調及予過蠡浮貢舟未息櫂遇一黃冠問此中人士黃冠即應聲曰萬先生萬先生予心知其爲茂先也怪之何其名至是其後延接友朋所稱茂先者亦謂其與吾輩調同而人地之美如予家居十年所聞者但益以奬來學抑薄俗

即緇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韻必令其聞于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如是則尤文士所難也予觀茂先良然而獨所謂同調者茂先不愛予亦不爲茂先愛之蓋吾輩論詩止有同志原無同調客因問曰志與調若是殊乎予曰非但殊而已也調者志之仇也有志之士原本初古審已度物淸而壯壯而容常以內行醇備中堅外秀發爲自不猶人之言而其途無所不經則試取古人之詩而盡讀之志無人不同調無人同陶

淡謝麗其佳處不同元輕白俗其累處亦不同
俱足一瓜心血中語
譬如人相知貴知其所不足因而濟之豈在衣
履同笑哭同哉夫茂先之詩如鐘鼓聲中報晴
如大江海中扁舟泛泛又如冠進賢不俗之人
又如數十百人持斧開山聲振州郡而其寔則
幽人山行也此豈吾輩聲調所有哉而至其原
本古音審度物我之志茂先無纖毫不與予同
則何也所謂志也然則十年稱茂先不容口者
恐亦不能與黄冠之稱爭其深淺矣

懶仙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惟其異也。所以爲眞同。推之可得其旨。

咏秋詩序

陳鍾琠

嚴羽卿論詩主一悟字悟之爲言淵洞孤適不守故常者也今世詩人刻畫字句求其工肖如倣李張題則必稱引彼家故實排塲汲汲惟恐其人之不似而吾所作詩之意泛而無歸也余笑謂此夫以咏物之體爲懷人之詩也抑神于咏物者其妙不在是詩人喜苛論在他家或有誹詞至少陵則無不頂禮者今讀其苦竹蒹葭孤雁病馬諸五言律所咏在一物而筆趣墨止

善讀杜詩

不盡于一物蓋胸中有故不能暗滯借題發之前後左右離離合合聽其意之所往不欲遽收而面貌音字實不足限之也余友黃可發一日而咏秋詩三十首、寄托有在運用不同披其帙如探一岫壑測其指如演一爻象蓋得少陵之意而清變之眞卓然有以自立於冥窅寂逵之中此全乎悟力也而寻因廣而質之古詩十九首元氣包裹不在一人一時一事而要其皈大約是懷人之辭爾使今詩人讀之見其無彼家

故實也則一以爲蕩一以爲霧而以視之深靜淵朗之解讀詩者其所贈荅酧送之人爲李爲張顴頻謦欬不愾然如有聞肅然如有見乎可發日升降古人其必然予言也夫

懶仙云說詩之病大約無者鑿之使有前者實之使杲如少陵每飯不忘君感憤時事狙是天植至性一經宋人箋釋謂字字句句風刺軍國遂有詩史之目當日與會所到悠然有得竟墮經生刻畫苦海矣不解讀詩又烏

解作詩哉。

送張演仲併文序　　楊廷樞

余與演仲別十有五年今夏來吳相見益懽參道別後事兩人之心所云歷患難而不移貞永久而彌固者也演仲謂余方璫燄熾與東南有變吳中義士爲周忠介公擊殺騎尉幾致黨錮之禍余越在江右遥知予必不免果然蓋演仲之信余如此（何等相信）演仲寓武丘不三日即過從會穀米湧貴民情鼎沸余爲梓里綢繆勞苦月餘不見演仲一日正念及之而演仲適至謂余曰吾

郎不日在子左右而子之動靜起居吾必察之子于救荒可謂辛苦備嘗矣蓋演仲旣信余而（是眞朋友）尤必事事詗余不肯輕恕余也如此夫惟相察之殷而相望之篤是以千里之外而斷千里之內有一人一事焉知必某也數十載之前而斷數十載之後有一人一事焉知必某也演仲能信余而余亦能信演仲者以此演仲信宿余家糲飯布衾食無兼味寢無垂席弗怪也余不知演仲是客演仲亦不知余是主焯見方十歲學

弄柔翰演仲嘉之輒亦題贈演仲牽其裾不令去相狎如家人云演仲將行余邀過丙舍時桂林叢開灑酒爲别演仲慷慨言曰吾與子離十有五年吾且漸壯而子髮種種矣此行也苟不自致青雲奮功業以顯名于當世者吾不復見子余聞其言而壯之曰子行矣勉之子得志後毋忘斯日乘車戴笠相逢相揖青泉白石寔聞子言乃書其語以送演仲并代演仲古今文序

懶仙云眞肝膽眞氣誼寫得淋漓婉摯

古桃花源社序

劉敷仁

余向閱圖經亦知邵陵之陽爲古武陵地竊慕尚焉因思盧侯二生奉始皇命之海上神山迺獨棄去偕匿邵陵安知昔之避秦人非即此乎顧予低徊之而未著其說以告同人如參嶽之顯於昭代也車子孝思以弓冶之餘知名當世十有五年頃新銳之氣如泉吐如月生與其友人王介公劉澹生王穉潛輩相切摩暨門內之芝蘭玉樹皆爲名士力倡文社而古桃花源之

名始顯于天下且從春雨中命一僕過洞庭懷
以示予予讀之起舞且思山川之號其聽命于
高流者亦多矣如屈子行吟未知何處而今皆
爲屈子之滄浪凡滄浪所經不得而爭也赤壁
地靈因人傑而顯洵然
之戰相傳自雒以下而蘇子賦于齊安齊安遂
安然有之又況高霞之旁濱水之上古桃花洞
實儼踞其間也哉雖然韋子未嘗區區與在山
朗水爭此一片仙源之今古也特以左朗水而
右高霞諸子不受耳然予更有服焉昔花源中

人自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今四子五經之書
巋然秦火之後固也而諸子且降心而爲二京
且降心而爲六朝抑何其飲天漿遇石髓而肯
遊于五都之中也葢今聖天子在上卽有盧侯
二生亦曰我出而仕諸子之意殆深於尊王而
湛然近道矣謭陋如余願繼子騫又問津焉
懶仙云古來名山水必以人傳余因知遍地
有桃源但不得避秦人耳

麗京威鳳堂集序

陸培

序之冠弁文章首函載籍譬之人面然習讀之家未覽著述文序先之刺謁之事未及張弓挾矢導而前者面貌也今天下成學治古文制藝者欲廣布風流傳宣方國孰非附青雲之士不可走束帛問序賢公卿暨閎覽博物君子聲施有籍計良善培遊海內久舟車所届投書相屬縱覽厥槩率有二端譎鄙之子發憤著書告成事中未必有耳顧乃鉅公碩老一言函之文有

足多者此書增重重于九鼎序良之效也客且
豪士書成數萬一出一入百金之價也然使鑒
儒弊手臂文序跨列其上目及恨之意此子才
誰前驅擇若曹陸陸者直胡盧火且無留耳乃
者非成書罪序者戮之潘岳貌美張載貌寢然
其人不甚相遠也才直均衡石左右無相難者
人之優蔽不甚相絕然見岳者人投鈫果見載
則家具瓦礫何也潘岳故貌美張載故貌寢不
知其心視其面譬之文序然今天下爲序者甚

矣酷持技淺薄安見舉足輕重濡毫不下抑絕
賢豪間使不得伸文率蔽短效老嫗呶呶者三
無足道者伯子麗京交滿天下朝問序者五人
暮問序者十人意麗京苦倦勤又且矜貴麗京
慨然曰吾家士衡傲不曉事欲誓覆三都橫使
他姓士安遂成左思之名其標徽揚淑如此獎
秀甄良遂成日月筆書墨記積有篋笥士君子
獎飲所褎尚欲廣通四座左右合歡遇賈人效
商語對玄士發清曲使人得歡心而去況在儒

林之雋欲附聲名于不朽者乎麗士元之拔十失五猶且爲之謝玄暉屬書稱圭亦云何惜齒牙餘論丽京筆長言惠仁者嘉進之心未爲過濫也方今大士長夜天如中天文章之責屬有所歸諸問序埶非得徤者不可猶之安息國錢文皆效王面舊王死更圖新王群雄就殞霸事已成丽京雖欲西南向其可得乎

懶仙云花神黎管龍賓司墨太乙燃藜曳玉皇香案吏奔走腕下文心雄絕一時

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人各有嗜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為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賞鑒家（惟博能雅）書其可已已夫且書之以為寶也剖玄黃之精傳聖賢之髓造物亦若秘之惜之往往難聚而易散是以一厄於（古來大帳簿）秦火再厄於楚漢三厄於董卓四厄於東晉五厄於侯景六厄於五季七厄於靖康八厄於元其聚也以帝王之威力懸金授爵惟恐不得而

西漢止三萬三千九十卷○魏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三千一十四卷○南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兼釋共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七萬餘卷莫盛於隋嘉則積至三十七萬卷○至開元僅八萬卷有奇宋崇文書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續目增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若夫沉篤淵湛之士○家衷戶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之七乘張華之三十車者槩不多見○難可知已○予友吳子符遠酷嗜書○一日不手書一月○

不得奇書則不樂藏書多者至十萬卷皆手自
是真嗜書者
較讐又喜借與人看予嘗有書謝之曰較來三
豕正帙返一鴟虛皆惇言也雖然予猶進焉上
古書用漆竹中古易以縑帛稠重易壞故一失
不可復得周顯德中始有板行而古文寥落甚
矣即開元八萬餘卷猶有今文三萬在其中以
準今日可以類推故今之藏書似富實貧雖復
萬卷不足敵千何者今文多而古文少也今與
箒遠約無誇卷帙之侈以見古爲奇有秘本急

錄（是藏書法）而傳之得善本存副以廣之不獨廣吾氣類之好亦借以破鬼神之慳非藝林一大勝事乎予少即有斯嗜愧力不及宅日當構小書淫館與責閣相峙而居有無互授兩家子孫世世無恡一洗千古借書三癡二惑何減百城所謂勿替引之矣

嬾仙云世亦有自附積書者然不免聚薑之誚豈便免俗手自較讐喜借人看方不負此百城

梅譜序

王思任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畢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

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屐走名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腕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

歌善奕者可知而不可解卽可解而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旣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雈髮鮐背兩瞳子如碧照而神甚王方高川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爲刻之于姑孰宦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

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懶仙云、唐巾馭言作梅花詩。斷斷非陶靖節王摩詰不可。二公竟不着筆。品與梅稱者。不在口手間也。豈獨咏梅。即繪梅者亦必其有梅意。有梅骨。不比胭脂牡丹。畫雪湖之譜。莫作畫看。謔庵指出金鍼矣。

山中味譜序

陳組綬

清濁甘苦生死塵界人了了而羶膩腥垢滿腦肥腸將盡生我者耶智罔形脆填入苦海鋒氣鈍絕終已不悟哀哉余遊武康耳貫一聲甚熟過高峰亭午叩關相對山雲戶中出芝眉軒軒爲來照人乞曹溪偈甫半中懷泠然退而服靜於鳳凰山剎剎無四鄰星初日末虎來觸牆顧樂其清佳不欲遽變貫一念垂不置踏丹黄木葉而下慰我好音則山中味譜也種有十五系

以序譜以詩余目所經啜者纔四五耳上人無乃豐若享受此山中非有青駕白馬爲銀根車錦泥幛騎奴麗豎飛崑崙觴歌草生盤石之事但古雲千朶隔絕重巘深箐間颼颼不去亦足以御控青穹下視白日矣富媪治上人供具種種而上人禪喜之餘咀香流韻吹枯發榮則高峰一衲地上人與之共今古余破洗鈍根從上人數晨夕不辜此遊慶慰無量

茗柯云淡妙亦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也

廣種蘭書序

黎遂球

蘭之香其名於諸花爲尤古易傳如蘭風賦秉蘭茝蘭春秋之君夢蘭而生孔子家語稱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他如楚靈均有滋蘭之詞韓公子著浴蘭之事皆先秦而上也然蘭今鮮有能識者世之人率以蕙爲蘭又或以玉蘭爲木蘭夫蘭比君子稱之失寔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抑余觀菊以靖節梅以和靖蓮以周元公桃以劉郎李以老子芍藥以韓魏公王岐公荊公

以古字稱蘭妙甚

陳秀公四人牡丹以李三郎海棠以楊太眞石榴以張博望侯是皆因人俱傳獨蘭又鮮有能（蘭之高在此）相配者世傳猗蘭之操亦失眞譜豈蘭之爲品乃反賤於羣花語曰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則爲君子者亦知所以自處矣苕上嚴次公生於安石庭階博雅多聞乃能廣輯蘭品彙爲是書其時其地與其物宜無不畢列持以索余爲序予乃欣然信筆一以告之好栽培者夫其賡者而如是愛之矣倘知其眞者可知一以

告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多感慨者其庶幾信
雖蘭芳之幽世鮮能辨然則是書之傳豈猶夫
爲圃種樹之瑣事也夫
曇隱云蘭之種有九而九之中又有山澤二
者之殊澤中之蘭陸機明之山中之蘭黃庭
堅詳著其說或者不察詆庭堅爲非宋學士
所以有蘭辨噫世之貿貿而不知辨者獨一
蘭也夫

爲圖種樹之瑣事也夫

紉蘭芳之幽世鮮能辨然則是書之傳豈猶夫

言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多感慨者其庶幾言

俛仰七尺覺儘多難處分難稱塞之事反不如一死之爲直截了當吾恐死正不難難又正在不死也愚夫愚婦着衣喫飯無常未到誰肯轉念及此而聖人每每指之曰詈薉曰陷阱曰幸而免又何必待六脈既定一棺戢身然後爲死也耶嗚呼未知死焉知生與其日日生日日死毋寧須臾死而千古生仲芳之錄斯編也其亦有憂患之心也夫

顧仙云事功氣節皆自涵養中來是實學也

如徒以虛名自居○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
聞于世○才過人耳○志不足稱焉○能辨乎此○方
知性命自有安立處○爲伙者特開生面

前張在後後頁在前

浙忠錄序　　　　　　曹勳

世人肯做極無恥之事。只是怕得一死。一死而天下無難事矣。乃有囂囂功名。熱心高位。幾幸國家旦夕無事。以貌爲良臣而常若有東門黃犬之懼。噫死又何難也。古有云、聖人無死地。及觀于作易之憂患。一進一退。知險知阻。唯聖人剌剌可死。故唯聖人剌剌能生。然則死亦有道焉矣。張睢陽雖死。功不後于郭令公。陶元亮雖生。節何愧于晉處士。齊黃幸不爲鼂錯。善成其

名鐵尚書不幸不得爲亞夫非戰之罪是詎可
以成敗論天下士哉近來稱浙大功如于如王
其經綸才識定出正學之上易地而處則兩人
（掃盡）
能爲正學正學不能爲兩人斷可識也使正學
（迂腐話頭）
不處則定官制更舊章日弄柔翰以亡其社稷
依然一迂腐之學究即使擁戴新主克展平昔
亦未必加于戇直之長孺明經之玄成而特以
一死烈烈照映千古然則死亦何負于人也哉
今人唯視死太難因視生太易假令未死以前

遜國忠紀序　　　楊廷樞

臣在草莽伏讀　高皇帝時事興學較育人材正風俗大哉王謨益行之三十年而忠臣義士駢肩疊跡自古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漢唐宋之已事可睹已孝惠丞世政出房闥易置諸侯王如反掌崛彊廷諍一安國侯耳玄武門喋血夜半徽斧王魏朝射鉤夕委贄姦普傳會金匱佐成廷美德昭之烕悲夫此皆創業貽謀不及一世二世者也而艱難變故之時忠義澌滅國如

無人焉悲夫明興華除日月之際元孫遜荒眞人踐胙不托天與人歸乎乃諸臣爭首陽之節趨燄如飴決脰屠腸血肉狼藉肢體斷續妻孥親戚背反接貫五木纍纍牽就戮不少瞬雖湛九族靡悔其從容絕命閒關從亡卓犖可紀者甚衆若堙没不得稱者又不可勝數也顧遺事異蹟遄遄復見于世學士好稱之何哉 高皇帝手提入紘于彝倫泯棼之日變醨養瘠堯醲舜薰不及百年風移俗華大聖人作為過化存

神之妙如此故以　高皇帝之功則易世之後

神器不當杌桯再安以　高皇帝之德則非變

出非恆士爭炎義不足以見培養忠孝廉恥之

報以　高皇帝之智不難舍伯邑考立武舍脂

立衍而不可失萬世立嫡之正　文皇帝之仁

不難赦斬祛之罪旌漆身吞炭之忠而無以見

曠古臣子之烈故臣謂諸臣之忠　高皇帝生

之而　文皇帝成之也生成之恩唯君唯父卽

頌言無諱以明雨露霜雪之皆恩言之者爲罪

乎。嗟乎。中山開平之流。純德元勲。前代未有。固
已宣昭於鑠矣要以礪世磨鈍。扶天綱。植人紀。
思育賢于菁莪。咏食德于豐鎬。如方練耿鐵之
義。又曷可少哉。斯固有道君子之所欲揚扢也。
南都舊有忠節錄刻于太常。而事久論僉定。諸
臣爲建文請編年。爲諸忠請卹請祀。先後爭上
書。而南禮曹臣周鏞特請易名。且將進而請建
文廟號焉。于是搜輯衆聞。補所未備。凡若干卷。
日遜國忠紀。藏之家塾以俟國史。而孝廉臣楊

廷樞爲之序。

棻叟云、文信國對策○考官批云○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此序亦足當之○曇隱云、遜國諸忠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是文與並千古○先生有手箋方練諸公傳○楮間生氣勃勃○眞所稱道德塡骨髓○忠義貫心肝者歟○

忠孝別傳序

吳震元

陳同父云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從來忠臣孝子○與亂臣賊子○只○爭○此○心○活○不○活○耳○天生此忠孝種子○一粒粟○傳百千萬億○亦百千萬劫○生生滅滅而不離其根○故日月星辰○雷霆風雨○皆○天○之○忠○臣○義○士○孝○子○順○孫○也○使天無忠孝之根○則數者方且操戈入室○以爭梵天帝釋之位○而三十六天之上○皆爲戰場○安能架漏過時

也哉○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又摶五色土○引繩于泥中○舉以爲人○得黃土人富貴○得絚人貧賤○董子曰○五行莫貴于土○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五色莫貴于黃○天玄地黃○天○地○之○性○亦○忠○孝○也○貴賤者人也○忠孝之性無貴賤一也○天全力養一地○地盡力以養橫○橫生盡以養縱○縱生盡以養一丈夫○皆○一○粒○粟○中○所○生○無○二○種○也○則域中三大足矣○胡然四大○地水火風○山河大地冥頑不靈○得火而變○火得風而幻化莫測○風

自火出○則爲家人○家人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謂○故火不傳于木○而傳于水○于金○于土石○六經諸史皆傳忠孝之風輪○也○則又安所取別傳者而紀之○余不敢謂忠孝之性○不傳于貴人○而傳于賤人也○不傳于人道○而傳于鬼道也○不傳于同類○而傳于異類也○不傳于有情而傳于無情也○要以無情如草木土石且然○況有情乎○異類如鳥獸禽蟲且然○況同類乎○鬼道如鬼神妖怪且然○況人道乎○賤人如

僕隸丐優盜賊夷狄且然況貴人乎余不知何
者爲學道何者爲成仙作佛但知忠孝外無聖
賢無神仙無菩薩佛祖倒轉旗搶就窠打劫人
人自有忠孝無盡藏取不禁而用不竭雷電鳴
龍蛇驚雷雨作草木折只在風輪一喚醒耳余
亦不知何者爲天堂地獄但知天上決無亂臣
賊子地下決無忠臣孝子莫謂世衰道微天氣
薄而地氣亦薄地氣薄而忠孝之性亦薄也但
得人人喚醒光明洞達不肯牽補度日而爲半

死生活之蟲則予輯別傳意也

菜友云淨明忠孝是仙佛種子人但知慕仙佛而其爲生死生活之蟲何也

作佛作仙總是空名垂世洞賓修練龍華參禪世壽不要百年雲長忠義武穆忠烈功壽無量

七幅菴自敘　　傅汝舟

嘗讀傳見一父結巢自隱當許由不受堯天下之讓而洗耳父且愛牛之口而避其水吁嗟乎是非絕世之異客而可語者乎高宗夢說圖形卜於巖相捧以出築基王室木繩大業造於夢醒是治世之正客而可語者曹瞞建三重閣召賓命作鼓吏以辱衡衡脫褌裸體摻撾大罵而瞞舌撟不敢下以一鼓聲當良之錐軻之七也是震世之烈客而可語者文君司馬琴心挑走

徒四壁立當壚滌罷狀近無賴而神宇灑灑也是脫世之俊客而可語者朱詹少貧餓則吞紙寒則抱犬以讀卒成大儒是待世之苦客而可語者一鵝籠耳許彥負之而書生來寄其中已而一口吞吐妖童艷女金漿玉錯不知從來是戲世之怪客而可語者天龍和尚說禪豎一指頭示寂者嘆一生受用不盡是了世之解客而可語者吁嗟乎頭顱不正第一流便自讓人眼界若寬不二門無非由我抱傳岩之鋤好似枯

錯綜配合此段尤奇

禪展天龍之手堪作良弼不擬古人之藏者不

抉今人之奇則臥狗嚙書是英雄本色不破時

人之目者不發高人之致則伏巢滌罷正豪傑

家風東魯心胸自具頼水老曺面孔不笑漁陽

若夫或現窮漢相或作宰官身或為破法狂生

或為守律聖祖其鵝籠中人或有與能乎我取

七子圖為七幅晤言一室翺翔千秋將笑宗少

文之臥遊者山川以無客而不靈矣胡然生叩

庵而請曰子祖述仲尼者而慕吟七幅想主人

別有說歟。予笑而不答。書一解示之。胡然生倘然而麼然喪厥懷來而出矣。俄而庵中如揖如嬉如踞如臥相許而莫逆者七幅客來尋主人也。

附解

仲尼千古稱人絕。夢斷姬公思夢。說尼山高並傅岩山。喪狗正臥巢由穴。朱生嚼破絕韋心。禰見趨碎誅卯血。天龍和尚真個奇。指掌無言天我知。參禪不少摩登女。作聖豈廢當盧姬。一片

鵝籠何處覓○小小書生堪入畫○假使嚥出仲尼來○鵝聲當是滄浪話○七幅我知自千古○不是孔家自得數○又作歌曰○出來岩下老○歸去指頭禪○節裂聲聲脆○風流酒暈丹○寒狗依人夢○癯牛楚我髖○聊耽籠裡戲○七幅主人看○

曇隱云◗散之為七客○合來便是一人○千百億化身○只是一如來○可參不二了義○

嬾仙云◗雲林每歎世無人物可畫○有此七幅○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耳○

張異卿時義序　萬時華

夫今古文人山水玄對當其放意取我心目適彼性情由是至文生焉夫文非情弗眞非韵弗遠非品弗貴非境弗幽嘗辟諸山水嵒壑送迎煙日爭讓晴雨去來文之情也春山如黛秋山如抹晴波如練烟波如織文之韵也樵徑欲斷帆影若窮愚子長年過而下泣飛獼騰猨時引凄異文之境也泰山滄海各負高深以爲威儀文之品也王永啓嘗言游西子湖如對美人若

迺若遠妙使人親入武夷如對古先生久之亦
使人憚而欲去余嘗謂此老夙生具山水至性
乃能爲此語然夏以此譬諸文章之事大都西
湖之勝以情以韵然物之過於情與韵者或爲
靡或爲纖或爲佻齊梁之新聲徐魏之宮體是
也武夷之勝以品以境然物之畸于品與境者
或爲孤或爲僻或爲冷或爲儉或爲遠人島之
瘦郊之寒是也夫世有眞能玄對于山水者西
子粧新蘇陵淚濕庚驅役于胥門餘怒銀濤萬

疊雄心猛意未可倖降入九曲之幽奧心骨殊

絕而蕩匈玉女之雲延賞幔亭之月又侶仙氣

超超使人十日坐臥不能去若此者之情之韵

之品之境無一不擅而至文歸焉吾將以張異

卿當之異卿吾黨奇士也其人和肯可親方嚴

可憚而閑止之意見之者如不能去相其文亦

然向與羅席之讀書山中巳玄對于洪厓蕭嶺

之間久矣比躡三山經武林盡西湖武夷之勝

而歸夫異卿能益山水豈徒山水益人試舉其

文使西子捧硯。曾孫按節而歌之。學聲當出金石。予固舉永啓言廣其意如此。葢異卿乃不負西湖武夷之游矣。

瀨僊云、山水文章。筆端映發。看建康之雲。觀廣陵之濤。令人騁目快胸

修筆公征刖錄序　陳際泰

突眂出奇

天下有奇鬼焉刑殘之尸以雙乳爲目以肥臍爲口執干戚而舞物遭之未足不爲其所祟者矣或訴之帝帝使無夢天神征之斷其手足于委羽之山水土負人民育刖國在雲夢之南爲芊姓和氏之丘墳所托處也其后族裔散處屬有天幸其子孫類皆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性好聚玉而不甚辨贋者賞之以眞投之逖焉而輒刖其足唯足議與征刖之師或曰非彼罪也有

刖鬼揶其心而使之迷彼好刖人是弗獲已也有所奉焉爾又安知受刖者不復有刖鬼自攝其心而使之迷乎弗迷朕而刖有刖運焉是亦刖鬼之爲之也征刖之旗於彼乎於此乎未知其果安在也筆侯已兩刖矣其所挾大者天智天球妥后氏之璜小者女玦女環寶氣揚矣精神見于山川設九儐而親于廟行有及焉鬼雖奇何能爲于是議罷刖國之師因不征也

令人歔欷欲泣

懶仙云送窮鬼者當先送此刖鬼

石頭庵集序

傅新德

譚禪者以悟爲則詩亦然此與錯襍假物神變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盪情思言之者暢而聞之者足以動則三百篇尚矣遍是以降鴻舉豹蔚而金石其聲以自附於古之作者代不乏人然人獨稱淵明太白右丞襄陽蘇州諸君子其所自得處玲瓏透徹絕無聲色臭味之習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者夫豈嘔血刳心枯髯凋鬢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辭者之所可同日語

哉此無他故則所爲悟頭別耳碧峰寺藴璞上人醉心祖道有年胸中灑落消搖殊不知人間有所謂印組者終日閉門宴坐左右圖書蕭然與世外隔如避秦人然問法者時來瞻禮茅庵席扉香一縷出竹林中始知所處間與同調煮茗匡坐相對譚名理能使深源掩口支公却步已稍進其詩數卷力去雕飾天然冲夷太羹不和之味流羨於齒舌間相與吟咀久之若置身於陶韋諸人之前而厭世之工於藻者余固知

上人之洞於悟也或曰淵明太白諸人之於詩雖各有妙悟至以拈華微笑正法眼藏勘之其大致不出綺語耳非眞於性命分際有所窺徹也上人而淵明太白右丞襄陽蘇州也則何以少林黃梅曹溪百丈潙仰哉曰陶韋諸人以詩禪者也上人以禪詩者也以詩禪者從外入其致偏以禪詩者從內出其力雄見則同境則懸矣譬之雨然落天宮則珍寶落修羅則刀鎗而落人間則雨又譬之水然諸天見爲琉璃地獄

見爲濃血魚鱉見爲窟宅而人間見爲水何以故所證異於中斯所觀變於外耳故詩一也詩人爲之則綺語矣道人爲之則妙偈矣楞嚴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爲物轉與轉物之別也作詩者能不爲詩所轉則何渠淵明諸人不爲少林諸宗乎余之謂上人詩不得禪以此上人籍江夏嘗游衡山山故有石頭庵頃自江夏來金陵所居寺又近石頭城則總而名其集曰石頭庵集余讀石頭庵集

而祝融君山之奇○洞庭雲夢之秀○鍾阜大江之雄○天闕棲霞之觀○若盡收而入於子墨之府○上人妙明中所現山川名勝○殆爭流競秀○令人應接不暇矣○嘗戲謂上人此中末後○一句○謂何肯容學人同叅否○上人听然而笑曰○去○去○石○頭○路○滑○

懶仙云▶昔人以禪喻詩○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吐○動觸天真○此則詩機禪理○

一證合○筆墨間有神動天解之妙○

寂學上人詩序　　陳組綬

餘英極望、重峯峻嶺、壞割居半、冬行犖勝中、石髻枯青草髮深絣霜工費許大力染千樹楓曾作幾日供一夕寒甚、单衾擁背不作熱、安臥不得、先鳥而起、視谿前樹、濯濯交枝、髡顛没足、雖欲遲暮弄姿、無復着蒂處、盎遊人自西子湖過者如褭馬年少錦帳流連日費十萬錢不足供夜遊一擲無故犢褌推髻作田舍生活又如十五六女郎踏藉羅翠展轉人懷袖閒量珠買曲

冷語醒人

花飛劍動觸處悟道

一顧爲悋忽爾服緇素戴籜冠皈首瞿曇荒稿索莫也此中明山複列逈絶聲塵爲古德枯禪證覺之所其來已久余息肩甫信宿郎遣小僮問琳禪師得道處趺坐銅井古松拂雲靈泉貯月燕栖巖竇天風颯然又扶筇攀葛直躋峯顛晤某某兩上人道氣淵默有琳師宗風歸聰拈髭紀諸奇勝都未拈示一之日將發棹歸看斷橋衰柳風剪雪獵近作光怪何似寂學上人以一筒至亦詩亦禪有齊已休遠之遺余益復喜

謂此遊不負餘英靈秀之氣。衆山結之。衆山靈秀之氣。寂學諸上人發之。始知槳馬移情艷治進道。正是人人勝地。但未能飽飫風霜。與諸上人共此歲晚耳。

懶仙云。瑤草琪花。手觸便秀。口咀便香。風之而韻。幽雨之而光潤。不染人間烟火。

宛轉歌敘　董斯張

原夫八闋肇創。九變載作。歌穠桃葉。紫雲駐而不飛。曲麗竹枝。綠塵舞而難定。並馳丹鉛之巧。致寫翠樓之態。六代以遷。作者雲擾。孋壽陵之步。襲則非腴。乖阮隃之律。奓而無貴。繁聲輩作。予寔病之。虎阜之陽。寉市之側。其中有畸士焉。氏胤彈劒。人憐懷璞。鳥則五色投懷。花則千葩含頳。任城學海。扶風繡囊。一篇纔出。漢宮損其顛狂。片語畢投。楚后蠲其疾首。而風流玼倫。騁

蕩亡檢如遵桑陌或袖金而致請乍履狹邪動
停鞭而遥問春風一曲蘇州之腸應亂高城百
雉太原之髻可裁爰譜新聲極摹別恨餘情所
致亦復及人長門請賦於文園衡山倩書於水
部泠然可聽各稱人懷若乃傾城麗質獻笑承
歡人前色授把玉腕而交憐堂下目成解羅衣
而非勸珍髭微亂宿處留嬌眉墨未施粧成還
等晤黃姑於七夕邀白帝於窮桑吐柔情而油
素餘香寫妖冶而采毫掩色至如送君遥渚閑

妾空悼錦字鴻緘瑶琴鶴弄帳中蘇合全銷雀尾之鑪檻外遊絲半織龍鬚之席乃或新縑愛移亡簪意斷扇老秋風泣齊紈之卷篋釵沉露井驚翠羽之沉泥邈後會而何期迎前歡而巳失則有言言織恨聲聲代啼瀰漫怨海非木石之能填鬱壘愁城豈雲梯之可破下逮越人繡被之寵王孫金丸之嬖螻蟻蓐於黃壤鳳凰集於紫宮靡不綴以麗辭艷其幽悰者焉試令婉孌小鬟啓丹唇而逸響便娟車子按紅牙而理

音可使素鵠翔舞玄駒傾聽月下裴徊羈魂聞而破涕尊前飈厲剛腸翻爲繞指眞詞林之爛錦文囿之片玉也僕本鄙人素嘗斯術載覿清顏恆憐絕調和之彌寡賞音懸乎爨下情之所鍾獨嗜踰乎昌歜託彼梓人播諸好事雖使祖龍未效不赴咸關之灰記室載生靡奪洛陽之價

懶仙云響遏行雲調高白雪

絳樹音序

卓人月

竊謂闤闠之才獨秀不數奇男聲音之道良深休誇啞色入肝脾而感頑艷無過一室之通變庶物而亂靈祇方信兩間之塞夫詩與歌不遙顧或長于手而短于口舞與曲相應亦或工于態而拙于喉即如柳絮傳于一言機絲溢于千首錢刀何用傷離別于白頭流水有情託殷勤于紅葉斯已徵其錦臟奈未動乎朱唇又若風裡初翾喜玉龍之顛倒鶯邊獨試類霜鶴之羞

憖宛若驚鴻乍來梅下忽然逐鳳幾入雲中郎當之神雖長幼聊之音不著乃有琴飛綠蕚之香箏弄紅窗之影鳳響巳歸天上亞之復得親聞鵾絃俱學宮中善本浪稱絕技擘阮咸而居記室者紅線撫短笛而降茵于者綠珠人日律呂之精俱堪不朽然而絲竹之事未入自然惟是繞梁不散傳遊旅之曼聲啓櫃相逢美才人之新囀飛燕之後復呼飛燕紅芙蓉慣引禽來朝雲之側更立朝雲綠鸚鵡頗知人意庭中豔

曲鶯花朶片片沾衣垓下芳魂在草頭枝枝應
拍百囘鶯囀寧辭一束之綾數串驪珠豈但千
金之值歌王渙之絕句雙鬟以此稱奇吟曰學
士長篇弱女因而長價河滿未終九轉腸一時
忽斷柳綿又少雙垂淚半晌難收隔簾記伶客
之腔紅紅可方黑黑擊節唱稼軒之作田田止
共錢錢至于墉城仙嫗觴天子而謠白雲秦隴
神姬遇沈郎而歌瑤鏡鬼如紫緩翠緩琅琅綠
柳之謳妖若紅裳綠裳嫋嫋春風之態來邀辭

眞捧笋夢裡微聞菩薩鬘蘇小牽帷醒來遥續黄金縷紛紛瑣瑣莫聲青編怪怪奇奇無蹤跡樹蕊一時出口而恍有兩音始終不亂兩人側耳而各聞一調思議無從是以元人載在瑯嬛會比于黄華二牘若夫魏帝誇其善舞又配之宋臈清歌妙矣斯人寧止一端之擅美癡哉我輩忽向千古而鍾情顛安得六六成行戴金搖而擎玉拍聊用取三三宫調乘班管而訂紅牙試看句出文人字字必有嫣婧嬋娟之態會須

譜傳美女聲聲不負風雲月露之章○分北分南
使燕趙越吳之麗各騁專門合南合北見洪纖
緩急之間不宜偏勝雖不能化一人之口而作
雙亦度幾擷五方之音以歸兩當知鴈樓主者
有意搉敲不許下里巴人無端倡和也江南月
中人書于蕊淵之嘖曲亭
海岸云齊梁艷曲
嬾仙云樹裏聞歌枝中見舞不知其爲筆爲
墨

憐才篇序

黎遂球

才與識與膽三者相需而動有才而無識則輕受人憐以至于比匪說在乎荀文若之于魏武有才識矣而無膽則不能蚤自引决而仇疾我即說在乎蔡中郎之于董卓孔北海有識有膽（古來大案斷）者也而其才太踈故卒為魏武所困而無所成諸葛孔明有料事之識不肯輕受人憐然無知人之明故不能援壯繆公而當其北伐也亦以無應而歸故才者必欲其識膽並至不然皆不

足以爲才亦宜以不才終其天年惟憐才之人亦然不才者必不能憐才說在乎葉公之好畫龍畏眞龍也其無識則疑疑則凶終說在乎漢高之于韓信才識具矣而膽不足則多畏畏則忌說在乎魏武之於北海魏武有任事之膽無任人之膽亦其知人之識有餘處巳之識不足漢高處巳有餘而知人不足者也惟處巳正故膽亦自足卽不知人人亦樂爲之用不害其爲事此漢高之所以過于魏武也項羽無才無識

有膽矣而志盈易足故不能用范增孫仲謀有用人之膽而無任事之膽皆無志也猶之乎無用人之膽也劉玄德膽識俱正能用人而方終不足至于所行之事與初心違故其所用之才亦止得三分之一予嘗求之從古來才固莫如周公能憐才亦莫如周公吐餔握髮其易見者也使無識則不能任呂召畢散諸人相與佐殷又負扆而臨之各盡其用無膽則夷齊微箕四子者俱處之不得其道故惟周公能憐才其他

皆否然或者時地偶有可乘足以相下故事亦成如司馬氏當三國之餘唐李氏宋趙氏當分崩困憊之後皆中才可濟然合前數者論之亦危之數也末世無才則往往求之于單詞片語而其間小有才者亦每學蟲聲獻偶得以希人之憐或又從而妬之皆可耻笑雖然存而論之亦足以見夫人之所爲能不能也予友朱叔子氏試經濟于山林所居禺峽故黄帝子采藥讀書處向頻沒于蛟螭荆棘叔子獨能與曾季狂

按舊籍闞草萊復洞天福地諸凡古今游人一
事一言悉窮索于斷碑殘簡中此豈非具曠世
之才者今讀其所輯憐才篇上自帝王卿相以
至于僧伎鬼卒無所不書予為之感歎既而又
欲因之以正告之天下今天下需才急矣乃相
與塗餝要結所進者多非所宜用其有氣類相
召樂育培植則又輒以為黨又其閒稍稍自負
者急于求見或未免失身躍冶于是人可亦可
人否亦否不復能自行其志嗟乎此其所以負

聖主憐才之至意。則益不可以不明夫所稱識膽之說也。若叔子者高尚爲志。是篇殆爲感遇而作。且以訓世。豈復屑人憐哉。是以舉予恆論者爲之序。

嬾仙云、世人皆欲殺。嗟乎。欲殺者。直是無膽。多畏多忌。然世上眞才。寧受人殺。不受人憐。

陳小韞詩序

鄭之玄

陳小韞者予友陳宗九之令女也宗九博學多聞善諸體詩小韞年八歲纔學宗九爲詩得語云素手挽琵琶清聲明月中宗九見之驚曰此吾家道韞於是小韞能熟讀綱鑑世說二書益爲詩宗九稍出以示余余始駭嘆我輩不如也古今所傳樂府諸題其事之關於閨閣者率男子作女人語雖工不必肖若夫以女人作女人語則渾身都似矣此小韞之所以爲詩也鍾記

室詩品言自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又曰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别之作亞於團扇何戞戞其難之也惜如蘇伯玉盤中之妻竇連波廻文之婦莫不曲折溫柔纏綿深妙讀其詩者使人有此離悽怨之感豈男子所能爲哉小韞之詩體物甚微溫婉而靜無傷怨之遺雖不必方之於古要自成其爲閨閤之本色矣其詩之嘉者採蓮云輕舟忽逢三數女手撥荷花隔舟語片片花

英隨波流○隔水爭拋青蓮子○妝樓美人云、宛轉秋波自點點○綠鬢梳成春雲黑○纖腰無力罷曉妝○風飄翠袖動簾櫳○擣衣云、須臾月落青天曉○空庭惟集雙啼鳥○織將錦字寄秦川○曾○奈○深○居○行○人○少○玩月云、月容何事帶雲紅○却被風來雲已東○爲愛入簾分碎瑩○忽看擲水若浮○空將過三五俱堪玩○半失圓明自不同○信依信生誰會得○好將底事問天工○皆體物緣情語也○予故錄而記之○恐其久而失○又系之以詩、詩曰、樓頭題

得美人妝○素手琵琶學句嘗○錦字烏絲闌欲滿○玉臺艷曲體誰長○閑情欲共流蘇語○詩氣渾如噴雪香○恨事世間常不少○可能天壤嫁王郎○

懶仙云、三百篇中多婦女之什○後人極摹擬而不能似○女人詩豈男子所能爲○詩發乎情○所以取其真也○

西子蕻序

萬時華

今瞰長洲之苑汎錦帆之涇麋鹿臺荒鷓鴣殿廢然過其下者響屧之屐似破苔心蘼蕪之蒐疑來湖面未有割然遂無情于西子者夫人彼此相感然後情生當其離合生死有所撫膺酸脾然後情至人之于西子何情哉大抵情之深者非以義烈則以冶艷今試道武陵泛舟西子之湖鄂王廟在蘇小墓高艷䰟忠魂行道之人同傷異感獨至西子或引諭于傾城或揚勛于

作賦手

霸越若舉朱仙之恨西泠之泣向所欷歔感動
者而交讚之然世之弔西子者賦或千言詩幾
萬什兼之制舉秇蓋自予友米子京始子京文
士風流舉止自異世操觚能以詩賦擅者什四
五不能爲制舉秇者百無一焉自子京廣其途
以納之世之憐西子不欲以詩賦擅者盡得解
衣盤薄無鬱伊于筆墨之間此文章快事抑亦

文谿一波

西子之遭也或曰昔襄陽畵癖書滛或至拜石
終日然未聞好色自喜今勺園文雅子父同風

子京復何愛于西子哉余曰孟氏掩鼻之言復
使西子千秋不以色標迺以潔著夫襄陽固饒
潔癖子京取于是殆神明乎乃祖之好者矣余
亦以制舉秇不以詞賦蓋弔西子不奇于詞賦
奇于制舉秇相與成子京之奇舉也

嬾仙云雋不傷綺藻不涉艷錦心玉骨浣紗
人應稱知已

椎秦記序

方應祥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荊卿徐夫人七首失鏑于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誤中于副車也荊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顧亦作此蚤計何哉雖然副車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沙丘之鼂安知不即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雷庭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豪桀舉事磈礧廓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爲吾一意以遊戲鬼神其肖吾之意與不必肖吾亦以憑鬼

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瞀人有穹后羿之射時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之雪涕而乞炊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況乎策勲中不中中間哉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譜荆卿而譜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偎儡之塲瀟灑高寄豈可世人情量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懣快雹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怏

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已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懶仙云博浪一擊○千古快舉○雖中副車○祖龍之魄已奪矣○○嗚呼報韓之心○豈能一日待哉○

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韻人管風絃月韮士矩倫彠理兩氏遇於逵處（韻○元○趣）捽頂交唾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口右執鐵肝兼寫並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於巧今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緜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惻於時起蘇衞稿壞爲當場之弄其艷蘇意徵其醜衞恨切（快○論）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高人之欲不朽檜高甚於存武穆也宮商鑄之不愈於金乎故是

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律故
世培之能于司刑於此可知也然世培之於古
之為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賦梅花
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協於銅琶鐵
綽歸于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於藝
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於道柳
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於皐世培括
一禿節予近晶漢目遠遏閬雲歸于功且夫譜
事為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巳以世培氏之

詞爲爵亭於諸氏聽氏亭諧驗氏亭態蘗氏亭
華俠氏亭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艷着酒則
豪當經則法伍史則綆是固英怪非其才莫能
爲之也
超宗云紫雲仙月李青蓮五臧皆錦繡贊此
文不得不襲其語
懶儒云世培鴻賓兩先生其忠誠通上天星
斗落想琢句又能擲地作金石聲

方外司馬雜劇序　陳弘緒

屈原之後無騷子美之後無詩歌屈原之騷子美之詩歌皆其幽愁抑鬱悲憤感慨不容自已而後見者也去屈原千年至子美去子美更千年至於今士之幽愁抑鬱悲憤感慨者未嘗不同其所爲詩騷之類既不能如兩人之雄偉則其才宜別有所寄以獨出而不可揜小說彈詞詩餘雜劇之流皆其繼詩騷之餘別有所寄以自洩其懷者也然以是數者論之備小說之奇

攬詩餘之秀。去彈詞之鄙者。則惟雜劇尤不易工。方外司馬何人乎。蔡邕踏雜劇何爲而作乎。其幽愁抑欝悲憤感慨。誠不可知。然其技則幾與屈原之騷。子美之詩。爭勝矣。夫其技何以至于此也。可嘆也。嘗試於高堂靜夜。燈燭交熒。鼉鼓逢逢。讙呼雷發之際。進俳優登場而歌之。當必有髮上指而鬚髯怒張者。有之。其爲我謝曰。休明之時。士無不平之意。幸毋爲諸俳優所動也。

曇隱云。今穪劇家最多俗筆。若欲以繼詩騷之餘。當令舌橋不能吐矣。

新西廂序

卓人月

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且也歡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後（確語猛省）今演劇者必始于窮愁泣別而終于團圞宴笑（翻盡傳奇窠臼）似乎悲極得歡而歡後更無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後更無死也豈不大謬耶（佛心）夫劇以風世風莫大乎使人超然於悲歡而泊然於生死生與歡天之所以鴆人也悲與死天之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而猶不忘

生是悲與歡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風焉又何風焉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歡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之慧業而猶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焉與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寔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

脫窠臼不能悅俗

本會眞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証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餙聞之者足以嘆息盍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元之自若在他人爲之便是學究考訂氣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矣因其意而不失則余之所爲風也海岸云即就歡場演出苦諦正是佛心度世

為僧募米之匡廬序　艾南英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糧飯僧以爲敬、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日、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僨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景星而行且爲沿江

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臨吉撫洪瑞數州之民實賴以安枕而況出其升斗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兹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曇隱云桑梓之處惻乎言之福田之說渺矣

余嘗論天下叢林緩急之際其衆可用盍打包僧旣無内顧頗多剛勁旣聚之衆不必募

○合且素有清規○易約束○昔金人過獨松嶺○徑山能仁寺聚衆拒之○而五臺亦與金人鬬然則飼僧徒佛事也哉○西華云五代李愚爲相○糜帝謂之粥飯僧○薄其非經濟才也○若飯僧有關桑梓○則伴食之相○且不逮僧力遠矣○

蘭臺居士瘞田序

張溥

聞之搖風隕樹○枯條不存○煦日在冬○含稊必發○物無隆殺●義存周流●是以靈臺瘞骨○諸侯服西伯之仁○漏澤埋骸○中國變宣州之俗○匹婦吁呼而霜下○孝子感動而泉生○是皆說著精誠○道兼存歿○然若流漸降●古制益微●病方徒設於李唐○浮屠莫救乎蛛域○焚厥哭子○但○慫○驪○山○之○土○灰○負火出湯○誰○采○北○邙○之○松○栢○惟我善士●乃啓弘心●爲義既不辭難○好施必先閭衆○荷鍤而往○寧

捐負郭之田。扶杖相哀。忍舍一舟之麥。緇黃行路。僮僕爭驅。愁攙指之無家。與杯土以止息。若夫寒飈饜粟。逐狐狸之夜。妖灼暑。鑠金揮蒼蠅之弔客。日徘徊乎莽莽之野。非求知於冥冥之中。乃知莊生長歎。不尚虛狂。裴相喜施。豈資空漠。嗟逝者為誰氏之子。幸仁人有可食之粟。然則金經善寫。猶然楮葉之雕。佛像勤裝。未足眉毫之補。孰知觀型居士。共助美因。使流民誦中原之有菽。山鬼且長夜而知歸乎。

智囊序

馮夢龍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隻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繇此何以明之昔者桀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舜而困于頑嚚亦莫大於孔而尼於陳蔡西隣之子六藝嫻習

懷璞不售鶉衣鷇食東隣之子純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焉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褰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若夫土窮而石見則變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于變使智非舜孔方且厄于廩泥于井餓於陳若蔡何暇琴于床而茲于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

矣然而智囊者鼂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
子何取焉憑子曰不不錯不處于智死于愚方
其坐而譚兵人主動色逆七國事起乃欲使天
子將而已居守一爲不智譏與身滅雖然錯愚
於衞身而智于籌國故身處數千年人猶痛之
列于名臣輓近斗筲之流衞身偏智籌國偏愚
以此較彼誰姸誰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
知二也前乎錯有樗里子焉後乎錯有魯臣支
謙杜預桓範王德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並

擅斯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轍○亦多有成務堅勵○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繇性生乎○繇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叅○吾憂夫人性之錮于土石○而以紙上言爲之畚鍤○庸乎應世有瘳爾○或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鷄鳴狗盜○亦備

奇聞褻且穢矣何以訓世焉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雖奸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蚕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衆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篇首

懶仙云猶龍氏胸有智珠大智大圓轉小智小圓轉橐為智囊將使下下人有上上智同證入智果於篇首見其端已

俞者菑自序　　陳梁

讀山海經至巳寒禦兵愈疾諸產未嘗不神疑意豈然匪怪禽妖獸即毒蟲奇鬼之都居不可近縱玉山王母就而觴吾亦必掩側郤走殼作大言欺人語哉獨俞者上多金玉下多青臒中惟白䓘（音羔）之木如穀而赤理汗如漆可血玉（染玉作光彩也）其味如飴食之不飢可以釋勞嗟乎吾總不戀戀此人境特畏勞畏飢苟安故里得一吮嚼幸矣天假之翼吾將飛而宅俞者之山以上

之金玉娛吾家人以下之青蘐予本汗血吾之
筆而吾飯其樹何難屐一烏沙巾乃庚字命者
以志仰止適有棗梨之菑遂署曰命者菑凡三
十條目爲八區後昆蠹負釀師自能珍之
曇隱云瞻芝幢聆鶴吹恍惚此身在閬苑瑤
臺

印史序

沈承

沙界一大圖書記也石補鼇戴是謂印林劍嶺蓮嶽是謂印印骨合璧聯珠是謂印篆雲霞如綺江漢如練是謂印之赤白文草樹之苗是謂印之痕禽魚之尾是謂印之影水流花開是謂印之奏刀髮豎眉横是謂印之結體龍卦龜疇是謂印稿酉巖汲冢是謂印櫝科斗鳥跡是謂印說自天鷩雨逗以還纍纍之敦彝碑版是謂印上之波黙即西方之黄面東海之青山是亦謂

印中之佳手而印外之副本也誰爲印胎曰有
一寶輪非金非玉誰爲印鈕曰有一帝褻非龜
非虎誰爲印匠曰有一鬼斧非鏐非鋏誰爲印
墨曰有一空華非丹非粉誰爲司印曹曰有一
子虛先生非香案吏非符璽郎亦非太乙老人
是故印之所積則爲糟丘印之所走則爲筆陳
印之所登則爲詩壇印之所變化則爲劒術印
之所鼓吹則爲竹肉部印之所駘蕩則爲溫柔
鄉印之所受持則爲香之五薰而丹之九轉會

得此意雖垂無綸釣彈無絃琴而亦是印不會此意雖入五都擁百城而不是印然則胸中自有欽脚漏痕方許參不違印史如必鍥舟而求按圖而索謂某代當摹某式某人當用某記者寧向名山瘞吾印史

懶仙云筆下具天劃神鏤之巧寶光百道輝耀今古君烈圖記掌握幾欲指斥八極矣

魚目笑自序

姚宗典

魚目笑明月晉張協詩也明月者何珠也莫寶于珠而魚目笑之抑何其不知量歟雖然有說焉魚目猶人目然用之則明不用之則昏也明月珠猶月然月無與予我我亦無與于月也此明月之不如魚目也魚目見明月即魚目居然一明月而魚目靈于明月矣明月入魚目不能必魚目之不吐棄明月而魚目貴于明月矣此明月之又不如魚目也魚目自以爲過之故笑

之余生長菰蘆而近不識洞庭劍天下之奇山水哉此魚目之見溝澮不見江湖者乃不勝其自笑焉笑而詠之謂魚目之受命于天如是而止魚目自笑不敢笑明月也刻魚目笑而天下之後明月者或復靡然笑之曰子所謂蚓竅蠅聲何足語于風雅之道而詹詹自以爲能詩多見其不知量也魚目亦笑而不言

懶仙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明月魚目有何分辨若遇碧眼胡人定有識別

文石軒宮詞小序　宋實穎

恭聞班姬紈扇悵明月于昭陽西子浣紗弔青萍於粵苑扶風織錦翡翠人間出塞擣衣吹簫天上茂陵未聘琴心將別寉俱飛金谷正移歌舞與朝雲爭艷佳人洵有情也公子獨無思乎是以珊瑚駕筆徐陵流咏玉臺芍藥催詩李白才名金屋引鶯蟬于寶瑟江令謝六宮之表宿蘭燕於瑤筐杜客寄揚州之夢至若雲留洛水思王見而儆詞雨號巫山宋玉聞而作賦渡空

桃葉芬芳桃李之歌步出金蓮唱和蓮舟之曲體輕飛燕臨去欲仙秀埒麗華當筵自舞此雖遞降乎風人實亦兼收夫騷雅若我黃子廾泉鹵薄盡在清文西蜀纂組悉歸華簡加以蕭瑟山川楓冷吳江之葉飄零雨雪月寒湖上之支謝上巳之游蘭亭巳逝采東籬之菊九日方閒用播宮詞爰昭衣豔楚山十二競姊娥眉晉黛三千咸工綽約寫蛺蝶之圖無事上官握管製露桃之句亦猶花蕊修文況復燕臺荒草青塚

總識明妃南國黍離半面粧同徐后長門天遠賦成金石之聲西禁鐘深調是霓羽之奏昔梁風輕蕩簡文尚號銀箏隋曲凄迷蕭瑀自矜玉尺刻茲夢入瀟湘思牽楊柳悲聞帝瑟泣望姮娥者乎是則清平三調可冠天寶之詞惆悵五言實領太和之袖矣

懶仙云昔人願將玳瑁爲玉謝裴書思把珊瑚與徐庚架筆每讀既庭文字句香艷請先薔薇露灌手焚玉蕤香然後發讀

種霞語影序

筠科友　乩仙

嬉笑而皆文章者髯蘇也文章而皆怒罵者禿李也生人之情嬉笑可矣何必怒罵然世無一（此便是罵）可嬉笑人又何必不怒罵怒罵而在人遂怒罵而在文章矣種霞道人程如晦嬉笑人也人人在其嬉笑中人人在其怒罵中怒罵不已又語影而成文章筠嘗過道人苕花塢坐種霞亭出文章而語筠以怒罵筠曰子以語罵人人受子罵子以罵語影影荅子罵邪道人曰影不荅我

影却罵人我以罵罵影以不罵罵也筠曰且莫罵且語影人身相燭影能定通窮雖然人知通窮在相影中不知通窮在語影中影可語語之通則報之通語之窮則報之窮窮通在語中通窮不在影中也萬物有形則影隨之苟事無形又安有影苟事無影又安有語耶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形即是影又安有真影而語與之語即是形又安有真形而影與之夫如是語與影皆無是處矣如李青蓮贈子亭以種霞果謂

借影說法

霞可種耶謂蓮生如霞其影蔓蔓曉夜池中種得數莖影耳影可種則語亦可種道人種霞影於語中道人又種語影於霞中紅光照眼皆其影中嬉笑玄音射耳皆其影中怒罵道人醒眼看人則霞影畫白醉口罵人則霞影皆黑道人文章如落霞片片飛自指間語雖罵人影却自喜喜來時影幻髯蘇語語嬉笑喜去時影幻光（轉應空靈）李語語怒罵笱笑之曰子出文章問我子將罵我耶道人怒曰吾與若嬉笑之耳何言罵笱又

笑之曰如子語仍是罵曾何嬉笑耶道人顧影不覺破笑秉之影曰吾果罵吾果笑影復不荅秉之筍筍亦不荅道人嗔影子往撲青梅數升買筍再荅筍是荅於新夏一日語影序中

種霞云處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何敢怒罵方受人怒罵何敢怒罵人余正作嬉笑面孔

籜翁認爲怒罵耶余將緘口而避影矣

懶仙云嘻笑耶怒罵耶空靈幻變不落一筆

墨痕

